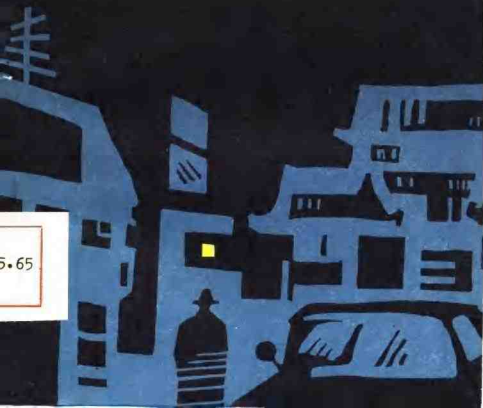


沪西“七十六号” 特工内幕

田汉著 刘国凯著



5.65

87
K265.65
6
2

BC12\16
沪西“七十六号”特工内幕

〔日〕晴气庆胤著

朱阿根 孙志民 毛良鸿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B392051

上海テロ工作 76 号

晴気慶胤 著

根据日本毎日新闻社1980年版译出

沪西“七十六号”特工内幕

〔日〕晴気慶胤 著

朱阿根 孙志民 毛良鸿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南灌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625 插页 1 字数123,000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1188·46 定价: 1.05元

印数: 1—15,500册

内部发行

译者的话

“七十六号”——汪伪特工总部，是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利用原国民党特务李士群、丁默邨及其爪牙与汪精卫集团合流而设立的庞大的特务机构。该特务机构在抗日战争期间死心塌地为日本帝国主义卖命，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警犬，残害抗日革命志士，罪行累累。

本书作者暗气庆胤（一九〇一——一九五九年）就是当年执行日本参谋本部命令，一手操纵和指使汪伪特工总部的罪魁祸首。他一九三一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一九三三年起任职于日本参谋本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奉命在我国江西进行阴谋活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一九三八年七月被派到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的特务机构“土肥原机关”，充当天特务、大战犯土肥原贤二（一八八三——一九四八年）的助手，参与以影佐祯昭（一八九三——一九四八年）为首、以扶植汪伪政权为主要任务的“梅机关”的活动；一九四〇年担任汪伪政府的军事顾问；一九四二年四月调任“华北方面军”参谋；一九四三年十月调回日本，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本书所叙述的，就是他在侵华战争期间参与策

划汪伪特工活动的亲身经历，也可以说是他对这段侵华史的自供状。

本书出版于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结束后，当时日本国内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又开始蠢蠢欲动。不清说，作者是站在日本帝国主义立场上，美化与他们沆瀣一气的丁默邨、李士群一伙，美化自己，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进行了攻击和污蔑。从本书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如何阴谋策划组织汪伪特工总部；该总部如何为汪伪集团效力，组织傀儡政府、奴役沦陷区人民并疯狂进行恐怖活动；它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特工之间和本身内部的派系之间又是如何相互矛盾和斗争，等等，反映了汪伪特工活动的一些内幕情况，为我们研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提供了有关史料和某些细节情况。

译文有若干删节。原著所附秦郁彦的说明，略去未译。书中的某些提法是反动的，为保持原貌，尽量按原著译出，不一一加注说明，希读者阅读时注意。

本书第一、四章由毛良鸿翻译，第二、三、七章由朱阿根翻译，第五、六章由孙志民翻译。其中第五、六章由朱阿根初校，全书由毛良鸿通校。

目 录

一、群魔乱舞的上海地下战	1
离奇的暗杀事件	1
土肥原机关的崩溃	8
重光堂的来客	17
二、以恐怖对恐怖	30
榆树底下的战栗	30
对付重庆的特务工作计划	41
军务课课长影佐的决断	49
三、地狱使者的诞生	59
分装两只柳条箱的工作经费	59
佛像和梅钵之谜	70
用碉堡严加防卫的总部	79
四、掌握黑暗的统治权	89
在南京路上诱捕	89
在“七十六号”召开“六大”	101
五、目标对准丁默邨	114
女间谍	114

静安寺路上的桃色恐怖事件	121
李士群的反击	128
六、魔巢“七十六号”	142
处决重庆特工人员	142
汪兆铭政权的腐败	151
权力的牺牲品	159
七、特务的下场	169
开展清乡工作	169
竹篱笆中的乐土	178
毒杀李士群	190

一、群魔乱舞的上海地下战

离奇的暗杀事件

一九三九年，上海——

此时，只见有个人正沿着南京路急匆匆地朝西走去。他身穿蓝布长衫，里面配一条黑色绸裤，乌黑的皮鞋擦得锃亮，颇有绅士风度。不知道心里有什么急事，他故意不走拥挤不堪的人行道，象条水黾子似地，慌慌张张地穿过汽车的洪流，频频加快步伐。他蓄着一头漂亮的长发，厚厚地抹上了润发脂，乍一看，颇象个知识分子，然而他那鼻梁上的一副大墨镜，却格外惹人注目，使人感到残忍可怕。仔细一看，决非一条水黾子。大约在他后面十来远的地方，一个人影尾随着他。那人身材魁伟，是一个青年，身穿黑长衫，脚着黑布鞋，戴一副蓝色的墨镜，理着大分头。他那敏锐的眼睛，炯炯发光，视线透过蓝色墨镜，紧盯着身穿蓝布长衫的那个绅士。尽管高高的大型公共汽车川流不息地从他们两人中间驶过来，但他那敏锐的视线仍紧紧盯着身穿蓝布长衫的绅士。汽车、电车、来往于他们中间的人流、甚至连伫立在红

绿灯下面的高个子印籍巡捕，谁也意想不到此刻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快到跑马厅①了，静安寺路②已展现在眼前。就在这当儿，戴蓝色墨镜的青年突然迈开大步，飞快地靠近前面身穿蓝布长衫的绅士，身穿蓝布长衫的绅士却并未察觉。突然，在那一片喧闹声中传来了一声深沉、剧烈的响声，宛如汽车轮胎的爆破声，其实不然。可以想见，准是那青年接近绅士后，用枪口抵住他的后背，无疑那是一声枪响。只见那个径直朝前走的身穿蓝布长衫的绅士，随着一声枪响，顷刻之间象根朽木倒了下来，横倒在路面上。

可是，这情景并未引起周围人们的注意。一个外国绅士坐着一辆克莱斯勒汽车从后面过来，他以为那个身穿蓝布长衫的绅士准是被什么绊倒在地，正想赶忙上前清除那讨厌的障碍物，忽闻警笛使劲地鸣了起来。他这才看清了路上流淌着一摊液体，它把柏油马路染得血红。

是血……

鲜红的血不停地从倒在路上的那个穿蓝布长衫的绅士背部流出来。骚动终于发生了。群魔乱舞的上海象是个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巨大的垃圾堆，大大小小的无数枪杀案件几乎每天都有发生。然而就在这样一个暗无天日的上海，竟然光天化日之下在市区最热闹的地方——南京路上公开行凶杀人，则颇为少见。幸好现场有一印籍巡捕守在那里指

① 今人民广场和人民公园一带地方。——译者

② 今南京西路。——译者

挥交通，操纵着红绿灯，他机警地发现了那个戴蓝色墨镜的青年。这时，青年已象松鼠般地逃离了两三百米。

“是行凶杀人！凶手在那儿……”

印籍巡捕大声疾呼，凑巧，路过现场的工部局巡逻队个个带着闪闪发亮的手枪，象旋风似地向那人直追而去。

戴蓝色墨镜的男子，随即钻进一辆停靠在一家杂货铺门口的黑色汽车。那辆汽车引擎已经发动起来，看来早已作好了周密准备。汽车由静安寺路向西驶去后，往来的交通工具渐渐稀少，汽车远比人们的两条腿跑得快。巡逻队也搭上一辆空车，急起直追。巡逻队瞄准黑色汽车，射出了几发威吓性的子弹，但那辆汽车似乎有防弹装置，射出去的子弹，又象雪子一样弹了出来。巡逻队气得直咬牙，他们注定将以失败而告终。载着凶手的黑色汽车驶出公共租界，旋即来到了沪西一个高大的住宅门前，高高的黑漆铁门一下子八字敞开，汽车象箭一般地驶入门内。引进了汽车后，铁门又砰的一响，发出了令人可怕的声音，紧紧地关上了。

“哎呀……是七十六号！”

巡捕们如梦初醒，吓了一跳，凝视着那无情的黑漆铁门。很清楚，这儿是沪西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①。“七十六号”是一座秘密建筑物，即使工部局拥有统治公共租界的权力，也奈何不得它。“七十六号”这个恐怖活动组织的魔窟，四周高高的围墙上布满了通电的铁丝网，它是个无法解开

① 今万航渡路 435 号。——译者

的谜。这里有强大的武器装备，不亚于警察的力量。门内，不容巡逻队踏进一步，它所以有如此巨大威力，不仅由于拥有强大的武器装备，而且由于有操纵“七十六号”的幕后势力，巡逻队也常被它愚弄。未经其真正的幕后势力的同意，决不能轻易入内。巡捕们眼睁睁看着制造暗杀事件的凶手潜入“七十六号”，也不敢动它一根毫毛，垂头丧气地离去了。回头一看，只见“七十六号”铁窗的枪眼里，轻机枪的枪口闪闪发亮，仿佛是在嘲笑他们。

巡逻队回到南京路发生恐怖活动的现场，不料那里又发生一件怪事。在路上被“七十六号”刺客暗杀的那个身穿蓝布长衫的绅士，他的尸体已被人盗走。据说，那是在印籍巡捕去打电话联系处理现场时，不知谁偷偷地用汽车把躺在路上的血尸运走了。还透露出这样的风声：“被暗杀的是蓝衣社恐怖组织的头儿，他的同伙生怕他怀里的机密文件被泄露，便把尸体运走了。”

——确已发生了暗杀事件。然而，既然被害者和谋害者都已消失，警察也无法处理。而且如此残忍的恐怖事件，又显得如此神秘莫测。

这类离奇的暗杀事件，约莫从一九三九年暮春起相继发生，把业已混乱不堪的治安工作弄得越发糟糕。

在上海连续发生的这类新的恐怖事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七十六号”导演的这些血腥事件都是针对蓝衣社、CC团等重庆方面特务工作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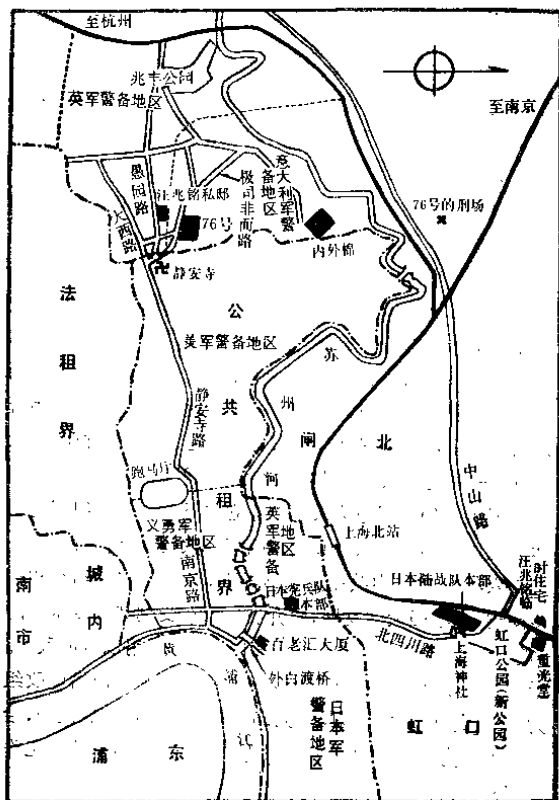
特务工作即充当政治警察角色，指某种政治势力在地

下秘密进行的暴力活动。其目的，消极地说，在于揭发自己党内的异己分子和叛徒，巩固党的团结，从敌人的破坏中维护自己的党，同时积极破坏敌人的势力。为达到这个目的，不拘地点、时间和形式，采取一切手段，进行暗杀、破坏、谋略等惊心动魄的地下特务工作，这也是当时中国的一个特征。

在这种权力的荒芜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它凭借以往中国政党根本没有的武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暴风雨中牢牢地扎下了根。中共的新武器，就是学自苏联的特务工作。中国国民党通过第一次国共合作，也领略过中共的这一武器，以后它积极加以发展，而且使用得更加广泛。国共两党所以强大起来，实际上就是通过特务工作这一秘密武器。而且，与其说是国民党，毋宁说是蒋介石政权的两大支柱——特务机关，就是CC团和蓝衣社。

据传，CC团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秘密组织的团体。在国父孙文采取联共政策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一九二六年），由于中共在苏联领导下，以其独自の组织和宣传能力，有了强大的发展，蒋介石一派在受到其极度压力的情况下，打算建立一个与敌人相同的组织，用以压倒敌人。于是成立了浙江革命同志会这一组织，据说它以后就改组为CC团。CC团在国民党党部内象撒网一样扩展组织，给党添加了力量。据说这个组织的中心，叫做负责特务工作的秘密机关。

上海租界略图



(按原图译制)

另外，在满洲事变^①前后，也出现了一个新的秘密组织，即由蒋介石的嫡系黄埔军校系统军人组织起来的蓝衣社。它的前身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成立的孙文主义学会。又据说，自古以来中国把蓝色服装看作平民服，为此，出于发扬国粹精神，才称为蓝衣社。蓝衣社的组织网，开始主要散布在军队里。在蓝衣社这个秘密组织中，特别出名的是以戴笠为首的特务工作队。戴笠大显身手地从事特务工作，他的名字具有很大威力，甚至哭着的孩子，只要一听到戴笠这个名字就会一声不响。

在日华事变前，为了消除 CC 团与蓝衣社的特务工作队之间的相互摩擦，两个机关的指挥部合并而为军统局（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它又进行了改组，一分为二，名义上称蓝衣社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称 CC 团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它们竞相开展地下特务工作，使出了精明强干的本领。

过去国共之间长达三十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所以具有残酷性这一特征，是因为它们为了征服对方，与其说是采取了武装的正规军对正规军的战斗，毋宁说是采取了隐蔽的特务工作队对特务工作队的地下搏斗。日华事变后使在大陆的百万日本军疲于奔命的，与其说是用迫击炮和机关枪追踪而来的敌人——正规军，毋宁说是看不见的特务工作人暗中所进行的活动。蓝衣社、CC 团、三民主义青年团、

^① 指“九·一八”事变。——译者

忠义救国军等等……，重庆方面不怕死的特务工作队所进行的无比勇敢的地下活动，使日本军陷于极大的混乱、迷惑和战栗。因此，汪兆铭^①政权方面也采取特务工作队的手段来对付敌人。“七十六号”的对手，是以蓝衣社为代表的重庆方面四个特务工作队，这个“七十六号”就是汪兆铭政府对付重庆的一个恐怖集团，不过它只是个特务工作机关而已。

日华事变的战斗，决非仅仅由敌我双方穿着制服，刀光剑影地公开进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长达八年的日华事变史中，最重要的是在地下展开的看不见的政治斗争，亦即蓝衣社对付“七十六号”所展开的看不见的、充满离奇色彩和令人战栗的一场决战。

切浪

土肥原机关的崩溃

从外白渡桥到北四川路，再往北，过日本海军陆战队本部，就是上海的最北面——虹口公园。在离虹口公园不远处，一片茂密的树丛中，有一幢孤零零的二层楼西式住宅，灰色的房子显得很陈旧，这就是“重光堂”。重光堂是土肥原机关总部所在地，它的任务是陆军对中国展开特务工作。回想起来，不时而降的雨雪交加，满天浓云黑压压地笼罩着周围的树丛，使里面的一间屋子越发阴森可怕。那天傍晚，

^① 即汪精卫。——译者

两鬓如霜的土肥原贤二中将（战争结束时任第十二方面军司令官，作为甲级战犯被判处死刑）呆在那里，闷闷不乐，心事重重，显得十分消沉。他陷入了沉思，一动也不动。我当时只感到全身乏力，仔细思量，却想不出任何主意。

难忘的一九三九年二月。那是个十分寒冷的日子，当时我受日本大本营派遣，在土肥原机关到任已有半年多了。那天，桌上放着一份亲展电，纸面已被手垢弄脏，显然它已被反复看了好几遍。

“吴佩孚一再背信弃义，其行为已忍无可忍。希立即停止土肥原机关的工作。”

这份华北方面军越级上诉拍给大本营的电报，是土肥原中将为了参考起见带到上海来的。电文叙述了吴佩孚践踏他与华北方面军之间所作保证的经过，以及被他扰乱的华北治安的情况；由于吴的再次背信行为，临时政府面临崩溃的危机，事态的发展不容乐观。长此下去，整个华北在新中央政府成立之前，势必陷于混乱状态，局面无法收拾。当地驻军以极大的愤慨提出意见说：“吴佩孚虽无实力，却妄自尊大，专事平地起风波，倘若成立以他为首的新政府，必将有害无益。”

然而，土肥原机关说什么也无法接受华北方面军提出的上述意见。尽管吴佩孚几次撕毁协定，那是事实，华北方面军所以提起这个问题而感到恼怒，也不无道理。但是，提出要停止拥立吴佩孚的工作，未免太冒急，越出了常轨。眼看日华事变已掉进了无底的泥淖。为摆脱这种进退两难的

困境，火速解决事变问题，除建立新中央政府外，别无他途。而要建立新政府，只有拥立吴佩孚，否则无从着手。归根到底，必须排除万难，拥立吴佩孚。所以遗憾得很，仍要从掌握华北军政实权的华北方面军那里极力取得谅解，务必要他们对拥立吴的工作予以全面配合。那末，怎么配合才好呢？

当时，在日本军的占领区有两个政府，均成立于一九三八年前后，即成立于华北（黄河以北）的王克敏一派的临时政府和华中（扬子江下游）的梁鸿志所组织的维新政府。它们与日本军配合，打着“反共灭党”（反对共产党，消灭国民党）的旗号，致力于收拾占领区的混乱局面。但这两个政府政权架子软弱无力，既无自主性，也无自己活动的的能力，只是仰仗日本的武力在城市及其周围维持“政府”这个徒有的虚名。不仅如此，实际上人民异口同声地痛骂它们是“卖国政府”。因此这些新兴政府与得到全中国人民绝对支持、拥有强大兵力和财力、又得到国际列强有力支持的重庆政府相反，显得十分无能，无论用多么偏袒的眼光来看，它们要从政治上迫使重庆政府屈服等等，都是不可能的。

于是，大本营打算另外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新的中央政府。具体方案是要当时认为富有才能的在野政客唐绍仪和旧军阀中有杰出名望的吴佩孚组织新政府，由他们来统治整个占领区。于是通过工作，指使当时驻屯于汉口北部的广西军叛离重庆，企图由此双管齐下来搞垮重庆政府。大本营为了执行这项任务，于一九三八年七月设置了实施机关——土肥原机关，直属大本营领导。机关长为唐绍仪的